

新小說

文小明史

上卷

商務印書館
印行

唯 一 無 二 之 奇 書 清 宮 二 年 記

洋 裝 一 冊 定 價 五 角

內 容

記爲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德璘女士所撰，女士入宮侍
 慈禧太后一年，故知宮闈事甚詳。慈禧於近年國事之關
 係，可謂重要，書中所記，凡庚子後變法之真相、外交之實情，與夫
 德宗末年之幽廢、端緒諸人之被誅、戊戌之政變、庚子之
 拳亂，其實際爲外間所不能知者，均時時由慈禧口內
 流露而出。至於慈禧私蓄之美富、性情之乖僻、政見之卑
 陋、游嬉之荒縱，又如宮中禮俗之奇異、服色之奢誕、宮眷之
 寵賤、閹宦之險毒，皆爲吾輩腦筋萬想所不到者。女士身
 歷目覩，一一記載無遺，則此書實合政治小說、歷史小說、神怪
 小說而兼賅之，可謂無奇不備，有美必臻，閱之令人目迷五色、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零售 價値
三十元
六元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全 定價
洋十元
六元

林琴南先生爲當代文豪所有譯述歐美名

家小說

久爲海內所傾倒惟從前所印版本大小不齊易散難

聚不足以望本館用特

彙刊林譯小說五十

種

內分倫理、言情、冒險、寓言、社會、實業、歷史、軍事、滑稽、哀情、偵探、

神怪、各類共計九十七冊

裝成一箱。俾資披覽。兼便攜帶。

計原書價值三十六元現定廉價全部僅售十六

元以答

惠顧諸君之雅意郵費中國境內每部七角五分

掛號費在內。如要裝箱。加價一元。惟須親取。不代郵寄。尙祈

鑒察爲幸。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文明小史卷上目次

第一回

校士館家奴譚歷史

高陞店太守謁洋人

第二回

識大體刺史講外交

惑流言童生喜壁事

第三回

礦師踰牆逃性命

舉人繫獄議罪名

第四回

倉猝逃生災星未退

中西交謫賢守爲難

第五回

通賄賂猾吏贈川資

聽撤撥礦師索賠款

第六回

新太守下馬立威

弱書生會文被捕

第七回

捕會黨雷厲風行

設捐局癡心妄想

第八回

改洋裝書生落難

竭民膏暴吏橫征

第九回

毀捐局商民罷市

救會黨教士索人

第十回

縱虎歸山旁觀灼見

爲魚設餌當道苦心

第十一回

却禮物教士見機

毀生祠太尊受窘

第十二回

助資斧努力前途

質嫁衣傷心廉吏

第十三回

不亢不卑難求中禮

近朱近墨洞識先機

第十四回

解牙牌數難祛迷信

讀新聞紙漸悟文明

第十五回

違慈訓背井離鄉

誇壯游乘風破浪

第十六回

妖姬纖豔婚姻自由

草帽皮靴裝束殊異

第十七回

老副貢論世發雄談

洋學生著書誇秘本

第十八回

一燈呼吸競說維新

半價招徠謬稱克己

第十九回

婚姻進化桑濮成風

女界改良鬚眉失色

第二十回

演說壇忽生爭競

熱鬧場且賦歸來

第二十一回

還遺財商業起家

辦學堂仕途借徑

第二十二回

巧資緣果離學界

齊着力不振新圖

第二十三回

爲游學枉道千時

阻翻臺正言勸友

第二十四回

太史維新喜膺總教

中丞課吏妙選真才

第二十五回

學華文師生沆瀣

聽演說中外糾纏

第二十六回

入會黨慈母心驚

議避禍書生膽怯

第二十七回

湖北風光足娛片晌

官場交際畧見一斑

第二十八回

戕教士大令急辭官

懼洋兵鄉紳儉進府

第二十九回

修法律欽使回京

裁書吏縣官升座

第三十回

辦刑錢師生可靠

論新舊翰苑稱雄

文明小史卷上

楔子

做書的人記得有一年。坐了火輪船。在大海裏行走。那時候天甫黎明。偶至船頂。四下觀望。但見水連天。天連水。白茫茫一望無邊。正不知我走到那裏去了。停了一會子。忽然東方海面上。現出一片紅光。隨潮上下。雖是波濤洶湧。卻照耀得遠近通明。大衆齊說。要出太陽了。一船的人都圍到船頂上等著看。不消一刻。潮水一分。太陽果然出來了。記得又一年。正是夏天。午飯纔罷。隨手拿過一張新聞紙。開了北窗。猶在一張竹椅上。看那新聞紙消遣。雖然赤日當空。流金鑠石。全不覺半點歎熱。也忘記是甚麼時候了。停了一會子。忽然西北角上。起了一片烏雲。隱隱有雷聲響動。霎時電光閃爍。狂風怒號。再看時。天上烏雲已經布滿。大衆齊說。要下大雨了。一家的人。關窗的關窗。撥椅的撥椅。都忙個不了。不消一刻。風聲一定大雨果然下來了。諸公試想。太陽未出。何以曉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曉得他就要下。其中卻有二

個緣故。這個緣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聽那風聲。便知太陽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這有什麼難猜的。做書的人。因此兩番閱歷。生出一個比方。請教諸公。我們今日的世界。到了甚麼時候了。有個人說。老大帝國。未必轉老還童。又一個說。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據在下看起來。現在的光景。卻非老大。亦非幼稚。大約離著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何以見得。你看這幾年。新政新學。早已鬧得沸反盈天。也有辦得好的。也有辦不好的。也有學得成的。也有學不成的。現在無論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辦。無論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學。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奮興。這個風潮。不同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風潮。一樣麼。所以這一千人。且不管他是成是敗。是廢是興。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將來總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個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這一部書。將他們表揚一番。庶不負他這一片苦心孤詣也。正是。

謗書自昔輕司馬。

直筆於今笑董狐。

腐朽神奇隨變化。

聊將此語祝前途。

欲知書中所言何事。且聽初回分解。

第一回 校士館家奴譚歷史 高陞店太守講洋人

却說湖南永順府地方。毗連四川。苗漢雜處。民俗渾噩。猶存上古樸陋之風。雖說軍興以來。勳臣閥閱。焜耀一時。却都散布在長沙岳州幾府之間。永順僻處邊陲。却未沾染得到。所以他那裏的民風。一直還是樸陋相安。固執不化。只因這個地方。山多於水。四面岡巒迢伏。佳氣蔥蘢。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處山凹之中。倚樹爲村。臨流結舍。耕田鑿井。不識不知。正合了大學上樂其樂而利其利的一句話。所以到這裏做官的人。倒也鎮日清閒。逍遙自在。不在話下。且說這時候做知府的。姓柳名繼賢。本籍江西人氏。原是兩榜進士出身。欽點主事。吏部觀政。熬了二十多年。由主事而陞員外。由員外而陞郎中。這年京察屆期。本部堂官見他精明練達。勇敢有爲。心地慈祥。趨公勤慎。就把他保了進去。引見之後。奉旨記名。不上半年。偏偏出了這個缺。

題本上去。又蒙聖上洪恩。著他補授。謝恩之後。隨向各處辭行。有一箇老友。姓姚名士廣。別號遜齋。本貫徽州。年紀七十多歲。本在保定書院掌教。這番因事進京。恰好遇著柳知府放了外任。從此南北睽違。不能常見。姚老先生便留他多住幾日。一同出京。到了臨動身的頭一天。姚老先生在寓處備了一席酒。替他餞行。約摸吃到一半。姚老先生便滿滿的斟了一杯。送到柳知府面前說道。老弟此番一麾出守。上承簡命。下治萬民。不要把這知府看得輕。在漢朝已是二千石的職分。地方雖一千餘里。化民成俗。大可有爲。愚兄所指望於老弟者。祇此數言。吾輩既非勢利之交。故一切陞官發財的話。頭概行蠲免。老弟如以爲是。卽請滿飲此杯。原來這位姚老先生。學問極有根柢。古文工夫尤深。目下年紀雖已古稀。却是最能順時達變。所有書院裏的學生。無有一個不佩服他的。柳知府自己亦是八股出身。於這姚老先生。却一向十分傾倒。且說當日聽了他這一番言語。便接杯在手道。小弟此行。正要叨教。吾兄今蒙慨贈良言。尤非尋常感激。但是目下放了外任。不比在京。到任之後。何事當

興。何事當革。還求吾兄指教一番。以當指南之助。說罷。便乾了那杯酒。將酒杯送還姚老先生。自己歸坐。仍舊對酌。姚老先生道。要興一利。必須先革一弊。改革之事。甚不易談。就以貴省湖南而論。民風頑固。已到極點。不能革。舊焉望生新。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有一句話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說這話。並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頭。原因我們中國都是守著那幾千年的風俗。除了幾處通商口岸。稍能因時制宜。其餘十八行省。那一處不是執迷不化。扞格不通呢。總之我們有所興造。有所革除。第一須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們潛移默化。斷不可操切從事。以致打草驚蛇。反爲不美。老弟。你記好我一句話。以愚兄所見。我們中國大局將來有得反覆哩。柳知府聽了此言。甚爲驚訝。除了贊歎感激之外。更無別話可說。當夜席散之後。自行回寓。次日分手。各奔前途。姚老先生自回保定。按下不表。且說柳知府帶了家眷。星夜還行。其時輪船已通。便由天津上海漢口一路行來。他自從通籍到今。在北京足足住了二十多年。却不料外邊風景。却改變了不少。因此一路上。反見

識了許多什面。到了湖南。上到國爲他久歷京曹。立刻掛牌飭赴新任。到任之後。他果然聽了姚老先生之言。諸事率由舊章。不敢驟行更動。過了半載。倒也上下相安。除睡覺喫飯之外。其餘一無事事。只因他這人生性好動。自想我這官一府之內。以我爲表率。總要有些作爲。方得趁此表見。想來想去。却想不出從那裏下手。齊巧這年春天。正逢歲試。行文下去。各學教官傳齊廩生。攜帶門斗。知會了文武童生。齊向府中進發。這永順府一共管轄四縣。首縣便是永順縣。此外還有龍山保靖桑植三縣。通扯起來。習武的多。習文的少。四縣合算。習文的不上一千人。武童却在三千以外。當下各屬教官。稟見了知府。掛牌出去。定於三月初一考闔屬文章經古。初三考試正場。原來這柳知府雖是時文出身。因他做廩生時。考過優拔。於經史詩賦一切學問。也曾講究過來。他在京時候。常常聽見有人上摺子。請改試策論。也知道八股不久當廢。又兼他老友姚老先生。以古文名家。受他薰陶涵育。自然把氣質漸漸的改化過來。所以此時便想於此中搜羅幾個人。才當下先出一張告示。叫應試童生。

於詩賦之外。准報各項名目。如算學史論之類。無奈那些童生。見了不懂。到了臨期點名。只有龍山縣一個童生報了史論。永順縣一個童生報了筆算。其餘全是孝經論。性理論。連做詩賦的也寥寥無幾。柳知府點名進來。甚爲失望。無奈將題目寫了。掛牌出去。報筆算的。居然敷衍完卷。考史論的那個童生。因見題目是韓信論。他雖帶了幾部綱鑑易知錄。廿一史約編之類。却不知韓信是那一朝的人物。查來查去。總查不到。就求老師替他轉稟大人。說這個題目不知出處。請換一個容易些的。老師被他纏不過。先同監場的二爺商量。祇見一個二爺接過題目一瞧。說韓信這個名字很熟。好像那裏會過似的。歪著頭想了半天。說是你這位相公。書沒有讀過。難道戲亦沒有瞧過嗎。二進宮楊大人唱的末了一句。甚麼漢韓信命喪未央。可不就是他嗎。他是漢朝人。如果不是爲什麼說是漢韓信呢。那二爺說到這裏。旁邊有他一個夥計插嘴道。老大。你別誇口。既然韓信是漢朝人。爲甚麼前頭還說他是登臺拜將的三齊韓王呢。據我說這韓信一定是齊國人。回頭同那童生說。相公你別上。

他的當你照我的話去做。一定不會錯的。那曉得這個童生。自小生長外縣。沒有睺過京戲。連他們說的甚麼二進宮。也不知道。仍舊摸不著頭腦。到底托了老師。回了知府。重新出了一個管仲論。是四書上有的。不消再查綱鑑了。齊巧刻本文章上。又有一篇成文。是管仲兩個字的題目。被那童生查著。把他喜歡的。了不得。連忙改頭換面。將八股改做八段。高高興興。謄了出來。把卷子交了進去。師爺打開一看。只是繡眉頭。柳知府問他做的怎麼樣。師爺說。如果改做八股。倒還有些警句。現今改做史論。却有許多話。裝不上。說著便把這本卷子送了過來。說請太尊過目。再定去取罷。柳知府看了一遍。覺著實在太難。心下躊躇道。這樣卷子。怎麼好取。然而通場祇有他一本。他雖做得不好。倒底肚皮裏還有這史論兩個字。比著那些空疏無據的。自覺好些。無論如何。此人不肯隨俗。尙有要好的心腸。總要算得一個有志之士。不如胡亂將他取了出來。叫別的童生看看。也可激勵他們的志氣。向史鑑上討論討論。也是好的。主意一定。便把那個考筆算的。取了算學正取。這個做管仲論的。取了

史論次取。另外又取了幾本詩賦。發出案來。接著便是正場初覆。二覆。三覆。不到半月。都已考完。發出正案。跟手考試武童。第一場馬箭。是在演武廳考的。第二場步箭。就在本府大堂校閱。因爲人多。便立了三個靶子。一排三人同射。免得耽誤日期。是日柳知府會同本城叅府。剛剛升堂坐下。尙未開點。忽見把大門的帶進一個人來。喘吁吁跑的滿頭是汗。當堂跪下。那人自稱小的紀長春。是西門外頭的地保。今天早上西門外高陞店裏的店小二哥跑到小的家裏來。說他店裏昨兒晚上來了三個外國人。還跟著幾個有辮子的知府道。那一定是中國人了。地保道。不是中原人。如果是我們中原人爲甚麼戴著外國帽子呢。知府又問你瞧見了沒有。地保道。店小二來報。小的就去瞧了一瞧。外國人是有幾個。小的也不敢走進去。怕是驚了他們的。駕就趕到大人這裏來報信的。知府問知道他們來做甚麼的呢。地保道。小的也問過店小二。店小二說。昨天晚上。有一個有辮子的外國人爲了店小二父親。不當心打破他一個茶碗。那個有辮子的外國人就動了氣。立時把店小二的父親打

了一頓還揪住不放說要拿他往衙門裏送店小二嚇的早躲了出來不敢回去。知府道：「混賬東西，我就知道你們不等到鬧出亂子來也就躲著不來報了。打碎一個甚麼碗？你知道弄壞了外國人的東西是要賠款的嗎？」地保就從懷裏掏出兩塊打碎的破磁片子送了上去，說：「那碗是個白磁的，只怕磁器鋪裏去找，還找的出。知府取過來仔細端詳過一回，罵了一聲胡說，說這是洋磁的，莫說磁器鋪裏沒有，就是專人到江西也燒不到這樣。」這事鬧大了，先把這混賬東西鎖了起來，回來再辦他。地保聽了這話，連忙自己摘掉帽子，爬在地下磕響頭，嘴裏說：「大人恩典，大人超生。」知府也不理他，又問店小二呢？地保回躲在小的家裏。知府說：「原來你們是通同一氣的。」順手抓了一根火籤，派了一名差，叫立刻把店小二提到。差人奉命自去不題。知府便說：「今日有交涉大事，只好暫時停考。」等外國人這一關過去，再行掛牌曉諭。說著就要退堂。那些童生雖然不願意，無奈都有父兄師保管束，也只好退了出去。這裏知府便讓參府到簽押房裏，共商大事。參府說：「既然外國人到此，我們營裏

應得派幾個兵前去彈壓閒人。以盡保護之責。知府道。老兄所見極是。參府也不及喫茶。立刻辭了出來。坐轎而去。知府忙叫傳首縣。原來首縣正從府裏伺候武考。參堂以後。沒有他的事情。便即打道回衙。剛剛走到半路上。齊巧地保縣計趕來送信。他便不回縣衙。立刻折回本府衙門。坐在官廳上等候。知府又叫請刑名韓師爺。跟師爺的小廝說。不敲十二點鐘。是向例叫不醒的。知府無奈。只得罷手。不消一刻。首縣進見。手本上來。知府趕忙叫請。首縣進來。請了安。歸了坐。知府便說。西門外來了幾個外國人。老兄知道麼。首縣說。卑職也是剛剛得信。所以來回大人。請大人的示。該怎麼辦。還是理他的好。還是不理他的好。橫豎他們到這裏也沒有到大人這裏來。拜過知府道。現在亂子都鬧了出來了。你不理他。他也要找你了。首縣忙問甚麼亂子。知府說。難道你還不知道。便把地保所稟。店小二的父親打碎了他們一個碗。被他揪住不放。還要往衙門裏送的話。說了一遍。首縣聽了。呆了半天。不能言語。知府道。你們是在外面做官做久了。的不知道裏頭的情形。兄弟在京裏的時候。那些